

國立奉天圖書館季刊拔刷本

遼

海

書

錄

金

毓

勳

# 遼海書錄 (一)

金 毓 黻

遼海一隅向無叢書頃經集貲開始校印茲就著錄各籍撰爲書錄以示大凡條理始終埃諸異日以云比於郡齋書志直齋解題則未敢也

一 遼東志

二 全遼志

三 黃華集

四 李鐵君文鈔

五 滿洲實錄

六 熱河志

七 宣統政紀

遼東志九卷

明嘉靖十六年重修

高鳳樓許麟英同校

遼海叢書本

明史藝文志地理類著錄畢恭遼東志九卷李輔重修遼東志十二卷按本書卷首正統八年遼東都指揮司僉事畢恭始修遼東志並爲之序其後雖經續修而大體未改此即明史著錄之九卷本也嘉靖巡按御史李輔取遼東志重修之本釐成六卷改題曰全遼志修明史者考之未覈猶用舊

名六卷各分上下故謂爲十二卷非於全遼志之外別有所謂十二卷本重修遼東志也清修四庫全書不收遼東志存目內亦未著錄然清初實有傳本康熙二十三年奉天府尹董秉忠初纂盛京通志其凡例有遼東舊志草本舛謬尤多之語奉天府丞提督學政張鼎彝序云舊有遼東志兵燹之餘無復蠹簡茲檢盛京通志於襄平故城下云遼陽城西北隅今定遼左右後三衛治又於遼陽東嶽廟下云舊名垂興寺皆不注所出而遼東志皆有其文其他類此者不下數百事蓋董張諸氏修志時以遼東志爲藍本又取他書增益之復諱所出故一則曰舊志草本一則曰無復蠹簡一若世無此書之傳本者其用心亦良苦矣高士奇扈從東巡日錄謂遼左舊志有古鐵嶺城在銀州東南五百里地接高麗洪武初即彼地爲衛尋徙於此茲檢遼東志亦有此文所稱遼左舊志即遼東志也當修四庫全書時范氏天一閣尙藏此書獨遺而不採稻葉君山博士謂其所記間涉建州舊事館臣懼觸忌諱而然其說是也天一閣見存書目撰於光緒中葉遼東全遼兩志皆在惟近人撰天一閣藏書考乃不見著錄蓋已亡矣日本大路玄鑑藏有遼東志後歸前田利爲侯爵之尊經閣以余所知並世恐無第二本亦當於明末流入者也往余於大連圖書館得見鈔本蓋自侯爵藏本逡錄侯爵又於大正元年用鉛活字覆印並倩稻葉博士爲撰解題而本書即據此兩本詳校付印者也按日本翻刻遼東志例言云本書原本往往紕謬然無異版可校今以二十一史及全遼志反覆勘正之又云第一卷第五十七葉缺以無別本可補據全遼志補之蓋全遼志即遼東志之重修本凡遼東志之所闕略譌誤悉可依據全遼志補正之其中異同頗多必參稽諸書而後能定高君

韻濤許君達九爲撰校記鉤稽頗細又稻葉博士所撰解題考證精博雖中土之老師宿儒亦不能過皆取以附書後便考覽焉

## 全遼

### 志六卷

明嘉靖四十四年修

高鳳樓許麟英同校

遼海叢書本

全遼志者遼東志第三次之續修本也何以明之遼東志始修於正統八年成於弘治元年續修於嘉靖八年成於十六年卷首冠以始修及重刊諸序而全遼志悉取而載之此即續修之明證也嘉靖四十四年巡按御史李輔病舊志舛譌脫落乃開館編次越六月而志成觀其凡例於舊志綱目多所更定大異於前次之續修故易名爲全遼志此又可考而知也遼東志與全遼志俱著錄於明史藝文志及范氏天一閣見存書目明史所稱李輔重修遼東志十二卷即今六卷本之全遼志卷首諸序一仍原本修史者不知細檢故以重修遼東志稱之非別有一本也天一閣見存書目著錄之全遼志卷數與今本合惟誤以嘉靖四十四年爲十六年稻葉君山氏之解題辨之詳矣遼東志傳本甚少清代諸賢於全謝山外罕見稱引惟全遼志則以鈔本流傳海內各大藏書家多有之近年瀋陽王氏在舊京得一明刊藍印佳本當爲初印北平圖書館亦藏有明刊本合以日本舊紅葉山文庫藏本蓋有三矣遼陽袁氏往在舊京購得鈔本余嘗取與大連圖書館覆鈔紅葉文庫本互校之始知其職官一志大連本尙增多於袁氏本江寧吳向之先生又取與北平圖書館藏本互校則又增於大連本甚多例如巡按袁氏大連兩本俱訖於張西銘而北平本則增魏學會以下十七

人又如巡按御史袁氏本訖於李輔而大連本則增李淑和一人北平本則更增蔡應揚以下二十八人又如鎮守總兵袁氏本訖於佟登而大連本則增王治道一人北平本則更增李成梁以下十人其中如李成梁凡兩任總兵北平本錄至李氏復任時止其他分巡分守兵備諸道及諸職官皆遞有增益據鐵嶺李氏譜系萬曆二年甲戌李成梁初任鎮守遼東總兵官十九年辛卯解任二十九年辛丑復任三十六年戊申再解任又據吳向之先生明督撫年表嘉靖四十五年遼東巡撫以魏學增繼張西銘訖至三十七年九月李炳凡十七人姓名皆與北平本合由是推知北平本之覆印其在萬曆三十六七年之間乎是時上距嘉靖四十四年成書之日已四十餘年矣然大連北平兩本祇可謂之覆印不可謂之重修蓋覆印時僅將職官一志續有所增其他則一仍其舊持此一端證之故知其非重修也余所見之兩本皆於一簡之內譌誤滿紙恐明刊原本即亦如是是李輔所謂舊志舛譌脫漏之病全遼志仍不能免抑尤甚焉大連本缺第一卷余既據袁氏本爲之鈔補復假大連本與袁氏本互校譌誤多所是正卷首舊序並爲刊落以別於遼東志高許二君復以遼東志勸其違異別作校記附於書後於是諸本之異同可以一覽而得之矣

## 黃華

### 集八卷

金王庭筠撰

遼陽金毓黻集錄

遼海叢書本

金源一代文學之彥以黃華山主王子端先生爲巨擘詩文書畫並稱卓絕同時作家如党承旨懷英趙盜水秉文趙黃山灑李屏山純甫馮內翰璧皆不之及也盜水幼年詩與書皆法先生且以詩

稱之曰鄭虔三絕畫詩書其傾倒可謂至矣其後用先生薦入翰林遽上書指斥時相章宗召問不能置對攀及先生坐與同貶時人皆不直滄水而先生不以介意其後滄水則謂子端才固高然太爲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止是尖新蓋滄水幼年其名不顯故藉先生以自重洎其名重位高不必假借先生遂抑揚其辭而欲與之爭名不知其才其學皆非滄水所能及也當金之季世王濬南若虛讀先生詩有近來陡覺無佳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之句謂小樂天實甚作四絕句譏之滄水所謂不免物議者也然同時李屏山則盛推先生嘗曰東坡變而山谷山谷變而黃華人難及也而馮內翰挽先生詩則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持此衡彼則濬南之論不得謂爲允矣元遺山爲金源一代學者後勁嘗稱先生之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士無出其右者元之王秋澗倪元鎮明之宋潛溪吳匏庵亦皆以先生文采蘊藉爲一時之冠冕公論所在久而彌明惟董思白畫禪室隨筆稱黃華學米畫得其一支半節此亦如滄水之故爲抑揚不得視爲定論也金史文藝傳載先生有藁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元遺山則謂別有摹刻雪溪堂帖十卷俱不傳又先生曾撰扈從秋山應制詩三十餘首當入文集明初存十四首宋潛溪見之爲撰題記今亦不可復得矣余喜菟集鄉邦文獻以先生籍隸熊岳菟之尤勤乃仿四庫館臣輯拙軒集之例取其所作及諸家之紀載纂爲一編然猶以爲未盡並屬同學友人安君仲智廣爲搜檢又得若干事釐爲八卷題曰黃華集卷一爲文卷二爲詩卷三爲樂府皆先生所自作也卷四爲家集則其父兄子姪之作也卷五爲紀事彙集王氏一家之紀事也卷六爲題識則集錄諸家之所題咏卷七爲雜記則隨筆所紀各

則悉以入焉余又別撰年譜列爲卷八大抵前三卷爲正集第四卷爲閏集後四卷爲附錄茲則不復別白統以一名此仿劉氏歸潛志以諸賢投贈詩文列爲第十四卷之例也以余所知先生所書石刻見存頗多其一在涿州城外漢昭烈皇帝廟題曰涿州重修蜀先主廟碑先生撰文並書載於本集卷一者是也其二在東昌府學題曰博州重修廟學記王去非撰文又有碑陰記先生之父遵古撰文皆先生書載於本集卷四者是也其三在林縣黃華山中卽世所稱黃華老人詩刻又摹刻於汾州右玉城武大理其四在密縣爲過超化寺及題舍利塔詩皆載於本集卷二者是也余曾求得涿州博州兩碑拓本皆作米體行書而博州碑尤其飛動之勢其諸詩刻雖未即得尙可續求金史謂先生善山水墨竹余見某氏藏其墨竹一幀殆爲贗品其他則無所見余之所知大略如是金源一代作者衆矣著錄於元氏中州集劉氏歸潛志及全金詩者奚啻三百餘人其中不乏專集流傳多以金末兵火蕩爲灰燼今可見者九家而已盜水滹南莊靖遺山四家之外皆由蒐集得來無從窺其全豹昔歐陽永叔致歉於文章之顯晦有幸不幸之分今輯先生遺文於千載之下灰燼之餘得十一於千百是亦拙軒明秀二妙天籟諸集之比不可謂非幸也何可以其少而忽之哉讀是集者不惟知先生爲金源一代文人之冠冕卽吾遼東文學之彥亦當以先生爲稱首生乎其前者固莫之與京生乎其後者亦無人可與肩行今世之人若仍存趙盜水王滹南董思白諸公之見而橫肆其譏訕此所謂不樂成人之美以自形其淺陋者亦非余蒐輯此書之旨也

李鐵君先生文鈔二卷 鐵嶺李錯撰 遼海叢書本

鐵嶺李鐵君先生爲遼東三老人之一以詩鳴於雍乾之盛所著之詩初名含中集後易名睫巢集刊行已久近年吳興劉氏更取而覆刊之嗣以其版歸瀋陽傳本既多幾於家有其書獨其文集迄未之見曩者盛伯熙祭酒與吾邑楊雪橋太守合纂八旗文經叢錄先生之文凡七十一首未言采自何書八九年前陳慈首孝廉於燕京書肆購得先生文鈔一冊作宋體書遂贈於袁公潔珊余假而讀之所鈔凡二十六首中有六首爲文經所無一壽知薊州事錢容齋序二周七峯詩序三明常開平祠堂記四東園菊讌記五千像寺石碣記六重建東竺庵碑記所得雖少亦碩果之僅存矣鈔本與文經同者僅二十首不及文經所錄三之一茲以文經著錄之文爲主而以鈔本之六篇附益之又別覓得菊譜序一首都七十八首其各體次第亦依文經名曰李鐵君先生文鈔於是先生之文可與詩集並傳矣嘗謂文章之精者每與天地同流夫僅以鈔本流傳歷二百年而未之損滅若非冥々中有鬼神爲之守護亦曷克臻此矧先生以遼東世族不爲名疆利網所縛隱居終身澹泊明志此固爲畢生精力所萃又何可以不傳耶余生也晚遠緬前型輒爲之低徊不置吾鄉人士得讀是集其必有聞風興起者矣



## 滿洲實錄八卷

據奉天通志館景印本覆印 遼海叢書別行本

盛京故宮崇謨閣庋藏清代實錄自太祖訖穆宗十朝漢滿文字具在都若干冊蓋洋洋乎鉅觀矣德宗一朝之實錄於民國後續成雖未及送庋然別有鈔本可求再合近年修成之宣統政紀則清代十二朝之事備矣近有人倡議景印清實錄此誠名山不朽之業不勝日夕引領者也閣中又庋有滿洲實錄八卷起於長白山之發祥訖於太祖之崩逝每節首之以圖次之以紀事所叙多爲戰績蓋爲太祖實錄之別本清高宗嘗題曰太祖實錄戰圖從其實也其曰滿洲實錄則閣藏之舊題也五六年前奉天通志館曾取以付之景印一依原式惟所製之版已失近見北平有覆印鉛活字本去圖而存紀事蓋憚於從事也茲取通志館本覆印將原圖縮小四分之一而於其紀事則以鉛活字擺印之工緻而省頗便於求者雖謂此爲景印十二朝實錄之嚆矢無不可也

## 重刊熱河志一百二十卷

乾隆四十六年官修 遼海叢書別行本

乾隆四十六年敕修熱河志成書旋即刊行即世所稱武英殿本是也毓黻向所見者僅盛京故宮奉藏之本此外則不數數覩遼陽袁氏所藏寫本蓋自故宮本遯錄毓黻嘗假讀之譌誤不可僂指初疑鈔胥不善及取故宮本校之乃知鈔本譌誤多出原書如田之作由太天與丈之作大大之作天甘之作甘都之作郡通之作道先之作光興之作與問與問之作問稔之作捻巴之作已使之作便執之作孰萃之作革檄之作繳全之作金闕與闕之作關島之作烏夫之作失失之作央鈍之作

純苑之作宛客之作容裏之作裏存之作好適之作週垌之作垌迴之作迴毋之作母霄之作霄日  
 之作日常之作帝緣之作綠乎之作手末之作未木之作木清之作清詰之作詰兔之作兔兀之作  
 凡脫之作晚晚之作曉放之作敖珠之作殊作蛛駕之作駕澈之作徹稅之作稅展之作展苦之作  
 若嘉之作喜璧之作壁實之作寶紫之作柴圃之作圍遷與遣之作還試之作誠左之作在時之作  
 呼八之作入入之作八作人固之作同作因漢之作漢頓之作須徒之作徙徙之作徒令之作今焉  
 之作馬擅之作檀眷之作春右之作石霸之作羈水之作永東之作東俸之作伴干之作干千之作  
 十後之作復始之作如惟之作雌土之作上阿之作何界之作界咸之作盛晉之作普理之作理貝  
 之作具果之作杲聞之作開珪之作經役之作投狹之作狡狡之作俊皇之作呈宋之作宗統之作  
 銃許之作評請之作諸恭之作忝英之作莫博之作傅給之作鈴穫之作獲獲之作護遏之作遇祐  
 之作祐玉之作王鱗之作鱗涉之作陟引之作弘訴之作訢舟之作丹緩之作緩傍之作榜虛之作  
 處宇之作字字之作宇作子輞之作輞阪之作坡坡之作波波之作渡敢之作散孟之作孟輦之作  
 輩牛之作半經之作徑乳之作牝禮之作體續之作績姓之作性白之作自政之作改蘇之作蘇按  
 之作接彌之作彌逃之作逆又之作又帳之作悵眺之作眺詭之作脆窳之作宰揚之作楊搏之作  
 搏段之作段蒐之作蒐蕪之作藝溪之作侯鳴之作鳴卿之作鄉跋之作拔皆屬魯魚虛虎誤於形  
 似故書可按不難校改者也其有甚於此者又得二事本書卷一百四外紀叙後燕慕容氏北燕馮  
 氏之事蹟皆取十六國春秋後燕北燕兩錄原本慕容熙封遼東公而此本以東作西馮跋之兒子

名乳陳而此本以乳作汝然猶可云十六國春秋明人僞作不足據也迨考晉書後燕載記慕容熙封遼東公東亦不作西北燕載記馮跋兄子曰乳陳乳亦不作汝皆可證十六國春秋不誤不知修書諸公依據何書而有此改作耶此應訂正者一卷一百十八藝文載金韓長嗣興中府尹銀青改建三學寺碑銘一首校以塔子溝紀略所載異同之字句尤多如孔目官孫公以孫爲係忝居治下以忝爲奈聖朝旣獲遼土以土爲王聚五州義學以聚爲衆日與講肄以與爲興孰能傳焉以能爲將上得聲聞以得爲德萬善之窟宅以宅爲取遠之無智以智爲忘幽關每擁以關爲門邑無累月以邑爲都壞址遺跡以跡爲基亦有制度以有爲可成則成歟以歟爲諸非此一事以事爲郡此皆應從紀略而本書爲誤又如詳言於予則奪於字皆權於私院則衍皆字縱有如清涼宣律師慈恩之才則奪如字當糾千人邑則衍當字糾千人邑則奪人字一篇之中譌誤奪衍多至二十餘字他篇亦大抵如是此應訂正者二昔者清高宗以文淵文源文津三閣四庫全書舛譌不一而足爰有責總纂官紀昀陸錫熊覆校賠寫之旨而錫熊又以赴校盛京文溯閣書感寒而卒近檢文溯閣庫書一卷之中錯譌數四多未校改纂校諸臣經辦不善誠無可諱言矣殿本諸書號爲精覈近年以書賈裨販海舶競求十年之中價踊數倍抑知纂修諸臣漫不經心尤過於庫書蓋於書成之後交胥鈔寫未事覆勘便行發刊凡殿本書大抵如是特無好事者一一爲之發覆故仍以精本見稱試以本書例之可知其大謬不然也第本書大體精善圖繪尤詳塔子溝紀略雖創於前而僅局一隅承德府志雖修於後亦未概舉其全今世之人欲考灤陽掌故木蘭宮圍蓋舍此而莫由矣茲取袁

氏鈔本付印而以刊本校之復參比諸書詳加謚正時日迫促錯譌仍多大雅君子幸教正焉吳向之先生適客瀋陽爰以本書請其審定集資重印者曰瀋陽臧氏長白熙氏遼陽袁氏孫氏吳氏同任校字之役者曰高先生毓衡孫君惺庵宿君貫中許君麟英而闔子興亞毛子成範韓子良佐蘇子富春亦有繕校之勞例得附書時距本書修成初刊之日則爲一百五十四年也

## 宣統政

### 紀四十二卷

據清史館藏本傳鈔

單行本

自民國十七年清史稿刊成於是有清一代之事差備然讀者猶病其漏略而別取資於東華錄凡人渴於求知往往以不足爲病勢所必至無足怪也蔣氏良騏始纂東華錄起天命訖雍正凡六朝事王氏先謙既病其漏略爲之增輯又續纂至同治合稱十一朝東華錄朱氏壽朋復纂光緒東華續錄至是則所未備者僅宣統一朝而已考東華錄之所取材大抵出於實錄蔣氏王氏皆居史館多年遂寫實錄而成鉅觀雖云因成錄前無組織潤色之功猶勝於清史稿之漏略其見寶於世人良有以也自太祖以來訖於穆宗十帝之實錄世有三本一貯燕京故宮一貯盛京崇謨閣皆爲原輯一貯於吳興劉氏嘉業堂則自燕京故宮移錄者也德宗實錄纂成於辛亥之後更進而續纂宣統政紀其體壹依實錄三年之事略具於斯祇以未經刊布外間莫由窺見民國十七年奉天擬修通志乃就清史館所存稿本悉爲錄出合以崇謨閣之所貯則盛京備有十二帝之實錄誠洋洋乎鉅觀也已往者清修明史忌諱頗多研史之士病其漏略轉而求於明實錄亦猶今人病清史稿之

漏略而求之於東華錄也近頃有人倡刊清實錄卷帙既繁一時不易觀成惟有先取宣統政紀刊之以配向刊之東華錄於是右清歷朝之事燦然大備是實錄不刊而猶刊並有以慰研史之士渴於求知之望豈非嘉惠士林之盛事也哉或謂政紀萃錄詔諭檔冊倉卒成書漏載仍多殊尠倫類且遵實錄之例不載交涉加以補輯方可問世此又不然夫史籍之可貴惟在取材之多足以供人擷取至於組織潤色之工猶居其次宣統一朝之事世人苦無依據渴望成書非一日矣取原稿而先刊之有何不可並世方聞之彥病其漏略重爲增輯易名爲宣統東華錄一如王氏之於蔣氏是固同人之所喁望而其書亦其嚆矢也夫

